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四十一回 考知事腐儒吐氣 釋偷兒會長求情

裘天敏雖和媚月閣住在一起，當著媚月閣面前，固然是誓海盟山，天長地久，有除卻巫山不是云之概。但這班做新戲的，焉能心口一樣。他們目的，原在金錢。雖然媚月閣對於天敏，有求必應，毫無吝惜。無奈金錢這東西，無論何人，見了他沒一個肯知足的，多多益善，普天之下，可有一人因金錢足額，宣佈停止收入的麼！可知金錢與人心，暗藏磁石引鐵的作用，永無脫離關繫之望。何況這班新劇家，只有一個婦人的金錢，供給他們揮霍，豈肯心滿意足，自然又瞞著媚月閣，在外間勾搭了少婦女。可笑這班婦女，彷彿出世以來沒見過男人的一般，當天敏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寶貝。有些未能與他相識的，都心熱如火，恨不得一口把天敏吞下肚去。這也是近代女界，閭閻不嚴，人心日下之故。就中有個名喚玉玲瓏的，乃是迎春坊妓女，也很注意天敏。講到玉玲瓏的人材，原長得不錯，天敏未嘗不心中愛她。只因玉玲瓏有個恩客，很有勢力，天敏知不是他的敵手，只可辜負了玉玲瓏一片盛意，不敢輕於嘗試。你道玉玲瓏的恩客是誰？說來大約看官們還有些耳熟，便是前書敘過上海都督府中那位應科長。不過這時候都督府早已取消，這科長頭銜，也隨同消滅。做書的不能將此二字，混作稱呼，他的名字。上文未曾提及，此時不得不補敘一筆。這應科長單名馥，表字桂馨，原係都督心腹。那都督乃是國民黨巨子，他也自然是國民黨黨員了。不過桂馨為人，生來反覆無常。他入國民黨也不過為著自己飯碗問題。都督府取消之後，他已擁資數萬，原預備麵團作富家翁，不再與聞外事。無如官運來時，往往出入意外。

那時忽然有個國民黨的反對派，知道桂馨熟悉國民黨內情，便運動他做一個秘密偵探，專門刺探國民黨的機密，報告北京。這時候北京政府中人，分做兩派，國民黨勢力最大，不過大總統卻是國民黨的勁敵，表面上雖常以和衷共濟為言，暗中卻無一日不張牙舞爪，圖謀挫折國民黨中勢力，以固自己根本。所以各地都派著偵探，而且偵探之外，還有秘密偵探，爾詐我虞，互相伺察，鉤距四伏，防不勝防。桂馨心中，那有什麼一定的黨見。既得反對派的運動，就何妨得錢賣黨，以致上海國民黨的一舉一動，北京政府無不知道。

講到上海國民黨，乃是一個總名，內中分子極其複雜。北市有個支部，南市又有一個分部，其餘什麼事務所研究會，更不可勝數。皆因上海人最好趨炎附勢，知道現時國民黨勢力甚盛，人人想做一個識時務的俊傑，都以領得一張黨證為榮。紳董如汪晰子、錢守愚等，也組織了個國民黨第三分會，會友大都是舊學維持會同志。只有黃萬卷一人，因守著孔夫子君子不黨這句教訓，不肯贊成，未曾入會。但他們這個會，雖然掛著塊政黨招牌，但自成立以來，何嘗有一天議及政治，所討論的無非是某人來滬，預備開歡迎會，某人去世，預備開追悼會。彷彿這個會，專為接生送死而設。然而他們的眼光，卻很遠大。以為開會一次，報紙上必然登載一次名字。會開得愈多，外間的名氣也愈大。這樣一次一次的開下去，豈不是極容易出名的嗎。將來自己有了名氣，便可在國民黨中占一個重要位置。遇到選舉議員分派總長的時候，自己就有希望。果能做到議員總長，又可設法運動做大總統。照此說來，自己一生一世的富貴功名，豈不是都由這小小歡迎會追悼會上發生的嗎！因此他們遇著開會時非常高興。

那一天汪晰子等又預備開一個歡送會，因會員錢守愚將在北京考縣知事，全體職員合公設筵祖餞，共叫一桌菜，卻坐了十二個人，擠得水洩不通。理事長汪晰子先起立致祝詞，略謂守愚先生此去，一舉成名，為民父母，不但我國民黨同人之幸，亦天下人之幸也。守愚便把幾天前頭探就的答辭掏出來，朗誦一遍，不外當今大總統澤及草野，開此恩科，使我等書生，又得同沾雨露，守愚此去，倘能托先人餘蔭，青錢中選，自當專心吏治，以報國恩於萬一云云。眾人依例拍過手，才各開懷暢飲。酒至半酣，守愚對晰子道：「當年科舉時代，我們年年上省鄉試，考籃中應置各物，都有一定次序，現在多年不用他，所有四書題鏡、味根錄、三場一貫、策學大全等書，昨兒檢點都已殘缺不全，目今要覓這種書，倒是很不容易，未知晰翁府中可有藏著的嗎？」

晰子連說：「有有，少停這裡散出去，你同我回家去取便了。」守愚大喜。散了席，守愚催晰子回家取書。晰子因有事和衛運同商議，運同正在起草一張今日開歡送會登報的底稿，未曾做好。晰子被守愚催急了，只得教運同寫好信，馬上到我家來。一面與守愚同行回家，將幾部書交給了他。守愚拿著書，歡歡喜喜的回去預備趕考不提。再說衛運同與晰子本因選舉運動，意見甚深，無如運同心機很好，晰子有些事竟少他不得，因此不多時兩個人又鬼鬼祟祟，攪在一起。這天運同做好投稿，發出後，急急趕到晰子家中。晰子已望眼欲穿，問運同那話兒怎樣了？運同斂眉道：「你怎的這般性急？我雖然托人明查暗訪，奈一時還查不到那人的下落，不知可曾出碼頭，如若出了碼頭，也很難著手呢。」

晰子嘖嘖道：「你不是說他做了流丐嗎？流丐原無定處，若果出了碼頭，如何是好？」運同道：「我也怕這一著，不過那人雖然流為乞丐，但他究不是老江湖一流，未必能遠離上海。皆因上海地方乞丐太多，而且這班乞丐，又都面目模糊，骯髒不堪，那人在外流落多年，從前認得他的人，至今未必能一望而知，好端端的人，又不能向一個乞丐盤問名姓，務必看仔細了行事，故此性急不得，只可耐心耽擱幾時，日後方有著落。倘你一性急，反教別人手足無措了。」

晰子沉吟不語。列位，你道他二人因何無端尋訪一個乞丐？自然又存著一種陰謀詭計，做書的一開場就給悶葫蘆列位猜，教看官們納悶，未免說不過去，故此只可借晰翁先生沉吟不語的當兒，敘一個明白。原來晰子家住宅，乃是祖遺之產，地基並不方正，和一柄曲尺相似，大門口極狹小，裡面卻又很闊的，遇著婚喪等事，車輛出入，十分不便。晰子之父，本是一個寒儒，雖明知不便，也無能為力，只可敷衍過去。傳到晰翁手內，他素有大志，久欲光宗耀祖，改造門庭，無奈平日與他令尊犯著一般心病，直到現在，才時來運來，發了一注橫財，意欲將住宅翻造，以了宿願。不過他這曲尺頭的大門，任你翻造，也開拓不出，除非將隔壁那塊地一併收買過來，才能造成一個正式門口。隔壁的地主姓梅，也是祖傳產業，小小兩間平房，母子二人住在一起。兒子年已三十餘歲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腹中只有四書五經，讀得爛熟，兩個肩膀找一張嘴，百無所長，只能在家招幾個小孩子教讀度日。他母親差不多已有六十左右年紀，還天天戴著一副老光眼鏡，做些針黹，以補家用，處境雖極困苦。幸有祖傳幾椽矮屋，足蔽風雨，不必另費房租，開消只須日用一項。更兼他母子二人，十分儉樸，布衣淡飯，自得其樂，所以不盈不絀，年年如此，反比一班來千去萬，偶然周轉不靈，急得比死還難受的適意多多。晰子因要買他這塊地，不惜以會長之尊，親自折節下顧這姓梅的家中，與他商議。不意姓梅的讀書人，有股腐氣。一聞此言，把腦袋搖個不住，說：「這這這個如何使得。先人基業，焉能出賣與人，死後何以對祖宗於地下乎！請汪先生免開尊口也。」

可他老母在旁聽了，也以為自己還虧住著自家房屋，倘然賣了，暫時雖有數百元可得，不過沒了住屋，仍不免要租借別家房屋居住，每個月的房租加了上去，數百元能夠幾年開銷，到那時反弄得錢屋兩失。況且自己當年，因兒子未娶媳婦，也曾想賣了房子為他成親，只愁一花房錢，進款就不夠開銷，所以捺到現在，早若肯賣房子，此時孫子也四五歲了。為的不肯賣房子，故兒子至今，還是光身一人。現在兒子不肯賣，我若答應賣了，如何對他得住，因也極力反對說：「有我這副老骨頭在，房屋決不能賣。我兒子也不是敗家之子，你休看錯了人。況你汪先生也是有基業的人！請你看破些兒，留一點餘地，讓我們究人在破房子內住住罷。」

晰子討了這個沒趣，回家好不生氣，大罵窮鬼可惡。當夜便打算放出占廟產的手段，來占姓梅的房屋。無奈此時已非初光復的時候，姓梅的也比不得和尚，因此汪晰子雖有通天手段，卻也無處展布，只可邀了衛運同來家商議。運同也說這件事只能軟攻，不可硬做。幸他有個親戚，與姓梅的至交，遂請了這人向姓梅的情商，也沒有結局，反碰了一個釘子。因此惹這親戚動了火，倒是他替運同想出一個妙法，說姓梅的父親，還有一個長兄早故，遺腹生下一子，至二十餘歲上，因不務正業，時常盜取家中物件，變錢化用，被他母親告了忤逆，押入改過局，他母親也因此鬱鬱致病身亡。這還是多年以前的事。後來此子押滿出獄，叔孺不容他進

門，以致流落為丐，至今還在人間。梅姓房屋，乃是祖父手中傳下來的，此子屬於長房嫡支，理該有一半遺產可得，不如弄他出面，請律師向梅姓要求分產，料他那時無錢可分，惟有將房屋變賣公攤，那時房屋便是姓汪的了。晰子大喜，就教運同央這親戚，在乞丐業中物色此子，以便實行他欺貧凌弱的計劃，業已數日。今聞運同回他四處查訪，尚無眉目，心中頗為焦急。運同忙道：「晰翁放心。常言道：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姓梅的此時，又不將房屋賣給別人，遲早是你口中之物。雖然一時找那人著，但一月前還有人見過他，料想不致他往。照我看來，少則十天八天，多則一月半月，包在我身上，給你一個交代，此時也用不著耽甚麼心事，有心機情須在找到那人之後再用，那時才有效驗，現在只消養精蓄銳，待時而動便了。」

晰子道：「我也沒耽心事，只為現在水木作料，市價很賤，我想趁這時候翻造起來，也可省卻不少工料錢，所以急於要將這件事辦妥，不然我在這裡，已住了許多年，為何不急在前頭，偏偏急在此時呢。」運同聽說，微微一笑。他明知晰子從前兩手空空，近年死了個女婿，才得發了幾萬橫財，今聽他說得十分冠冕，心中暗暗好笑，但也不便當面點破，只說：「既如此，我回去替你催催前途，加緊尋訪就是。」

晰子連連稱謝。運同告辭回家，一路思想晰子數年前，與我一般寒酸景況。他有一個女兒，我也有一個女兒，並且還是同年生的，他女兒攀親時，我女兒早已有了男家，講家產也是我女婿的比他女婿的多，他好僥倖，他的女婿不多幾時便沒了父母，帶著鉅萬家資，依靠丈人，後來索性連本身都死了，讓晰子不費吹灰之力，只難為他女兒熬苦守節，自己卻安享這數萬資財，如今居然買地造屋，何等適意。偏偏我那倒運的女婿，非但自己不死，而且父母雙全，所有的十餘萬家產，也因他父親營業折本，虧耗殆殆就使現在能步晰子女婿的後塵，不惜犧牲一家性命，造化我丈人，可憐已晚了幾年。當年若能和晰子家女婿調一個頭，我衛運同早已擁資數十萬，也不致幫人家跑腿，混幾個錢兒過日子了。心中想著，好不惱恨。回到家了，恰值他那親戚也來找他，在書房中坐待多時。這親戚姓秦，名咸時，是運同的聯襟，而且又是他未婚婿之父，以聯襟而兼作親家。在數年前本是很莫逆的，因咸時那時還開著一片木行，一家錢莊，手中確有一二十萬，只生得一個兒子，名喚鈴蓀，常隨著母親嚴氏，到運同家來。嚴氏見運同的女兒翠姐，生得玉雪可愛，戲對他妹子說：「把你家翠兒給了我家鈴兒罷。」

他妹子笑答道：「只恐高攀不上。」這原是一句戲言，不意運同在旁聽出了意思，心想咸時富有資財，所生一子，我雖和他連襟，名目上固然是個親戚，但究竟在妻屬一面，我沾不著他什麼光，若能將女兒配給他兒子，那時就變作兒女親家，常言生女有半子之靠，我將來攪不過去時，便可向他設法，料他因兒女親家分上，不能將我待虧到那裡去。自己有了成見，隨即親口和咸時提議親事，推說是尊夫人與賤內的意見。咸時素日也很歡喜翠姐，生得眉清目秀，智慧過人，覺得有媳如此，也算不辜負了兒子，況且親上加親，更是一樁美事。雖然運同是個寒士，但自己家私富有，不比一班敗落鄉紳，外強中乾，娶媳婦一定要揀有錢有妝奩的。至於小姐素行的好歹，可以不必過問。及至娶到家來，妝奩固然厚了，無奈這位小姐生長豪門，眼孔太大，驕縱成性，揮霍已慣，見夫家遠不如母家，初則微言譏諷，繼則凌辱丈夫。男家因懼她娘家財勢，又希望她將來肯出妝奩，給丈夫重振門庭，處處隱忍不言，逐把女的縱容得氣燄薰天，不可一世，隨心所欲，揮霍無度。到後來不但將妝奩浪費罄盡，且連夫家的產業也被她敗得精光。這都是貪圖妝奩的壞處，所以我只求娶一個賢慧些的媳婦，妝奩二字，也不在心上。當日回家對嚴氏商議，嚴氏亦有同情。

回音給了運同，運同歡喜非常，急急請出媒人納采行聘。這還是十年前事。兩家定了親事，往來更密。鈴蓀和翠姐兩小無猜，但他二人的小心坎中，已知是未來的夫婦，卻也親熱異常，男貪女愛。鈴蓀得了錢，常買些糖果帶往衛家與翠姐同吃。兩家父母，並不禁阻。不意咸時為人雖然豁達，無奈時運不濟。自兒子攀親之後，連年木行虧本，錢莊雖是樁極穩當的交易，因放賬吃了幾處倒賬，又被經手的昧心，私挪客賬，暗下做金子生意，大蝕其本，逃之夭夭。一班債主，都找他東家說話。咸時不得不破產以償，可憐一個家財數十萬的富翁，既不嫖賭，又不荒唐，只因用人失當，數年之間，弄得貧無立錐。自己幸有朋友照應，薦他在某處米行中管賬，每月可得十餘元薪水，家用柴米還嫌不夠，那裡有錢給兒子唸書。只得把鈴蓀薦在一家外國書坊中學排字，尚未滿師，每月只有幾塊錢的鞋襪費。

運同因咸時破了產，心中反比姓秦的加一倍著急，因他預備的泰山之靠，忽然要靠起他來，心中豈有不急之理，也顧不得什麼親上加親，漸漸和咸時疏淡了。有時路上相遇，也不過點頭而過。遇著運同與體面朋友同在一起，見了咸時，睬也不睬。咸時也很知趣，曉得人窮了，身上便有窮氣，若和別人說了話，窮氣難免得傳染過去，累及別人。因此看見運同，有意遠避他些。平時除非運同有事請他前去，不然，也不輕易進他家的門口。惟有鈴蓀得了閒，卻常到衛家去看翠姐。運同的夫人嚴氏，自幼就歡喜他，此時倒也不因他窮了看他不起，所謂丈母看女婿，越看越有趣。見他來了，依前竭誠款待。就是運同自己，雖不滿意於親家。但對女婿也未改常度，只在背後談談秦家近況窘得很，將來女兒過門，如何度日。這雖是代他女兒擔憂的話，不意他女兒翠姐，年紀雖只十餘歲，卻也心地玲瓏，工愁善病，曉得男家近況不佳，未婚夫作那排字生涯，進款甚微，要靠此成家立業，著實為難。父親又十分勢利，眼前雖然模模塗塗過去，日後定有一番令人難堪的糾葛。想到自己身世，不免暗暗傷心，漸至面黃肌瘦，飲食少造，手足燥熱，乾咳無痰。父母還當她感冒風寒，請大夫替她診治，也不知她患的是心病，所投無非是祛風去邪之藥，那裡有甚效驗。在咸時一方面，還指望積幾百塊錢，早日替他兒子完姻，了卻一重心願。無如有錢的時候，花費幾百塊錢，十分容易，到沒錢的時候，要積他幾百塊錢起來，可就百倍之難。偶然積了近百塊錢，攔腰裡岔出一樁急用來，又散得精光。天厄窮人，往往如此。所以咸時沒這迎親的資本，不敢向運同談及迎娶。看看兩小的年紀，已長成了，心中急殺沒用。

這回恰因運同為汪晰子辦那梅姓的房屋之事，知道咸時與梅姓世交，便托他去說客，未得成功。咸時想趁此機會，替運同出些力，感動他發出一條側隱之心，不要聘禮，讓他兒女成親，也是一樁美事，因此不惜忍心害理，幫他生出這節外生枝的惡主意，運同就托他尋訪那姓梅的乞丐堂兒。這天運同回來，見咸時已在書房中等他，知道為著梅姓之事，來給回音。忙問這人尋到了沒有？咸時笑道：「叨天之福，今兒竟被我找到了。往日有人告訴我在城隍廟中遇見過他，所以我天天在城隍尋找。豈知他已搬到租界上去了，今兒事有湊巧，我們店中由徐州府裝來一批小麥，遭了水漬，店中派不出人，東家教我自己跑一趟，回來從天後宮橋經過，見小梅正在橋上往來，替人拉車子要錢。我看有一些像他，還恐認錯了，沒敢開口招呼。不意他見了我，先向我借錢。我當時意欲將原委告訴他聽，又恐他們討飯的有個化子黨，若被他在黨中一說，不免有老化子教他敲竹槓，生出旁的枝節，故我只給了他兩角錢，並教他明日飯後，在城隍廟星宿殿門口相候，再給他幾塊錢做小生意。他聽了很歡喜，料想明兒決不致失約，親翁不妨邀汪先生和我同去，先會他一會，再設法安插他在一個所在，慢慢的就可依計行事了。」

運同皺眉道：「你既見他，為甚不帶他同來？倘他明兒竟然失約，豈非又是一樁難事嗎！」咸時臉一紅道：「這一層我也想到，只因店中等著小麥的回音，不便耽擱。且帶著個乞丐，在路行走，也不雅觀。想他窮極無聊，有人願意給他錢做生意，未必肯無端失約罷。」運同聽說，微微一笑，他心中以為咸時還要裝什麼場面，你現在不是傾家蕩產了嗎，與乞丐相差，只有一級，便和他在路上同走何妨！不過口中卻講不出這句話，只說：「如此很好，明兒飯後，我邀晰子在此等你前來，同到城隍廟去。適才你所花的兩角錢，待事成之後，我教晰子加倍還你便了。」咸時連說無妨。運同待他走後，急急趕到晰子家中報信。晰子喜不自勝，極口稱贊運同辦事能幹，將來若逢我們會中更動職員的時候，一定推舉你做會長。運同好生得意。次日，晰子宛如出去拜客一般，鄭重其事，換了一身新衣服，大袖馬褂，墨晶眼鏡，口中咬著枝雪茄煙，一吃過飯，親到運同家中，等候咸時前來同往城隍廟去會客。這天恰值咸時店中事忙，抽身不開。直到三點多鐘，才能離店。運同、晰子二人，都等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昇天，好不心焦。又恐咸時失了他們的約，錯過機會，故此都十分著急。好容易見咸時跑得滿頭大汗的來了，運同一見面，就抱怨他作事不該這般懈怠，教你飯後就來，怎的挨到這時候才來，我等你不打緊，可知這位汪先生，他是國民黨第三分會的會長，一天到晚，不知有多少大事，要你辦理，等你這幾點鐘工夫，可不要耽誤他許多大事。說著回頭對晰子道：「無怪晰翁那天聚餐會，會友不到。你因腹饑發憤，當眾演說中國人最不注重信字，外國人約定了幾點鐘，臨時無有不到的，中國人至少須得挨遲一兩個鐘頭，這句話真說得一

些不錯，你看眼前就是這話兒的小模範。我雖然自己也是中國人，但也不能不罵中國人太不講道德呢。」

咸時被運同當著貴客面前埋怨，不由得羞得滿面通紅。倒是晰子覺得有些過意不去，忙說：「那有何妨，恰巧我今天並沒甚事，衛君也休得錯怪令親，想必他也有事，一時不能抽身，現在我們就走罷，別多講閒話，更耽擱時候了。」三個人步行至城隍廟內，在星宿殿前兜了一轉，那裡有梅巧的蹤跡。咸時疑惑因自己來遲，他等不及走了，心中暗暗叫苦。晰子也急得只是歎氣。運同卻不住的嘮叨，一邊走，一邊罵咸時不能辦事，怪不道家私都給別人揮霍乾淨了。咸時又羞又急，汗流滿面。走到大殿門口，忽見許多人圍在一處地攤前，打了個大圈子，人頭中間，露出一頂黃色警察帽，又有人在內哭喊饒命。晰子問旁邊擺地攤的，據說是一個扒兒手，已多時不來了。今天又在地攤旁邊偷買客的東西，被人當場捉破，喚了警察，大約須得送局重辦呢！」

又說：「這班扒兒手最為可惡，往往趁人多擁擠之時，或者買客揀選貨物的當兒，從旁竊取銀錢物件，我們雖然目睹，也不便當面點破，因恐被他們抱怨，暗中糟蹋我們的貨物。警局中雖有許多警察，派在此處站崗，但這班人都和木頭一般，任你在他面前偷東西，他也不不知不覺，歷來只有被偷的人自己捉破扒兒手，從沒聽見警察能破獲竊案的。以致近來扒手愈弄愈多，嚇得一班人都不敢到城隍廟來遊玩。我們的生意，也大受影響。若能抓幾個進去重辦一下子，我們這裡的廟市，或者能夠好些。」

咸時聽說，不覺心中一動，慌忙排開眾人，擠進去一看，那警察手中抓住的偷兒，不是梅巧是誰！警察正用力拖梅巧走路，梅巧卻死命抱住廊柱不放，口中還高嚷救命。旁邊熱鬧的人，都吆吆喝喝，教警察拖他進局去重辦。咸時一見，如獲至寶，深恐警察將他拖去，急忙擠到核心，帶笑說：「老兄請你瞧我面上，把他放了罷，此人乃是我的朋友。」警察聞言，對咸時上下身一看，見他穿的衣裳，並不華美，頓時把臉一沉道：「很好，你原來是他的同黨，跟我一同進局去走。」

咸時急了，恰值晰子、運同二人都擠了進來，咸時忙叫汪先生這裡來，這便是姓梅的。晰子聽說，不覺一喜一憂。喜的是梅巧幸得相遇。憂的是不幸他犯了竊案，已入警察之手，若到局中至少須得受一兩個月的羈押，自己買屋之事，豈不被他耽誤。欲向警察說情，又因咸時已碰了一釘子，自己豈可再蹈覆轍。但他曉得舍卻講情，別無他法，仗著自己口頭來得，只可冒險一試。不過他說話已不比咸時那般直爽，先問警察此人犯的什麼事？警察見晰子衣服體面，不敢怠慢，回答說：「他摸竊一個買主的東西。」晰子又問：「這買主可曾被摸去什麼？」買主回說：「東西雖沒摸去，衣鈕卻被他解開了。」梅巧見了咸時，也哭叫：「秦先生救我！」又道：「我因這位秦先生，昨兒在天後宮橋，允許今天給我幾塊錢做小本生意，所以在星宿殿前等了他一回。因他沒來，又到這裡閒看，不意那位先生說我做賊，其實我手都不曾動一動呢！」

晰子便道：「既然這位朋友東西沒被偷去，何妨看破些兒，饒他免吃官司，也是一樁好事。況此人也不是素來做賊的，我們都認識他，是個書家之子，只因幼年荒唐，流落為丐，我們正想周濟他幾塊錢，給他做小本生意，不道他今兒又鬧出這件事來，常言：公門裡面好修行。我知道做巡警的未必以辦人吃官司為樂，只消那位朋友肯饒他一條生路，料想這位警察先生也一定肯答應的。」警察聽得晰子稱呼他警察先生，心中好生得意，便接口道：「你的話對咧，誰願意辦人吃官司呢。」那買主聞言忙道：「我橫豎沒失去什麼東西，我也不願意辦他了。」晰子道：「如此請這位警察先生放了他罷。」

警察捉賊到局，本可得功，很不願意放他。怎奈有言在先，不能違反，只得放了手。晰子、咸時都十分歡喜，運同更暗佩晰子大有能為，不愧會長資格。三個人帶著梅巧，出了城隍廟，一班瞧熱鬧的，都和潮水般的跟在他們背後湧將出來。晰子和運同在途計議說：「四個人同走，招搖過市，怕走漏風聲，給姓梅的知道，反為不美。不如教咸時帶他先往浴堂中洗洗澡，借一套衣服給他換了，暫在咸時家耽擱。你我二人去找律師，商議進行之策如何？」

運同對咸時說了，咸時心中雖不願意，奈因兒子這頭親事，不得不屈從運同幾分，也就點頭答應。當下晰子和運同雙雙去找律師。咸時帶著梅巧，到一家熟識的混堂裡，一班浴客見他帶了個化子進來洗澡，都口出怨言，還有堂倌人等，也很不願意招接這樁生意，因同來的咸時，卻是熟客，不得不勉強伺候。咸時又招呼一個剃頭的來，替他整容。自己回家找舊衣服，給梅巧更換。嚴氏得知其事，大不為然道：「這討飯的化子，怎可領他來家。況這種占奪人家房產的事，也很罪過。我們為善人家，素不為非作歹，何必幫他們乾這傷天害理的勾當。就是你辛辛苦苦，替他們出了許多力，究竟將來得什麼好處，你不想想，當年我家有錢的時候，衛親家常向我們借貸，我們托他幹什麼事，他有時也不能辦到，現在我家窮了，但自始至終，並沒佔地衛親家一分兒光，為甚你反要替他這般出力呢？」

咸時道：「你們女流，那知此中道理。你不想想，我家鈴兒年紀也長成了，媳婦雖然聘定，沒錢討親，也不是個了局。所以我想替衛親家出力乾幾樁事，將來就可同他商議，彼此省儉些，給孩子們成了親，你我也可了卻一重心願。現在幫別人出的力，歸根到底，豈不是仍然收功在自己身上嗎！」嚴氏聽說，十分著惱，歎道：「一個人窮了，志氣決不能短。虧你還是個男子漢，講出這種沒志氣的話來。難道你一輩子永遠不得發跡了嗎？你不得發跡，鈴兒來日正長，未必無出人頭地的一日。到那時有了錢，何患沒處娶妻，現在何必仰人鼻息，自卑自賤到如此地步呢！」